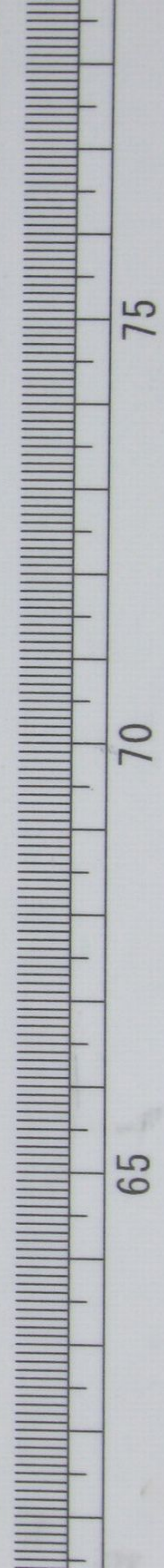


巧連珠
三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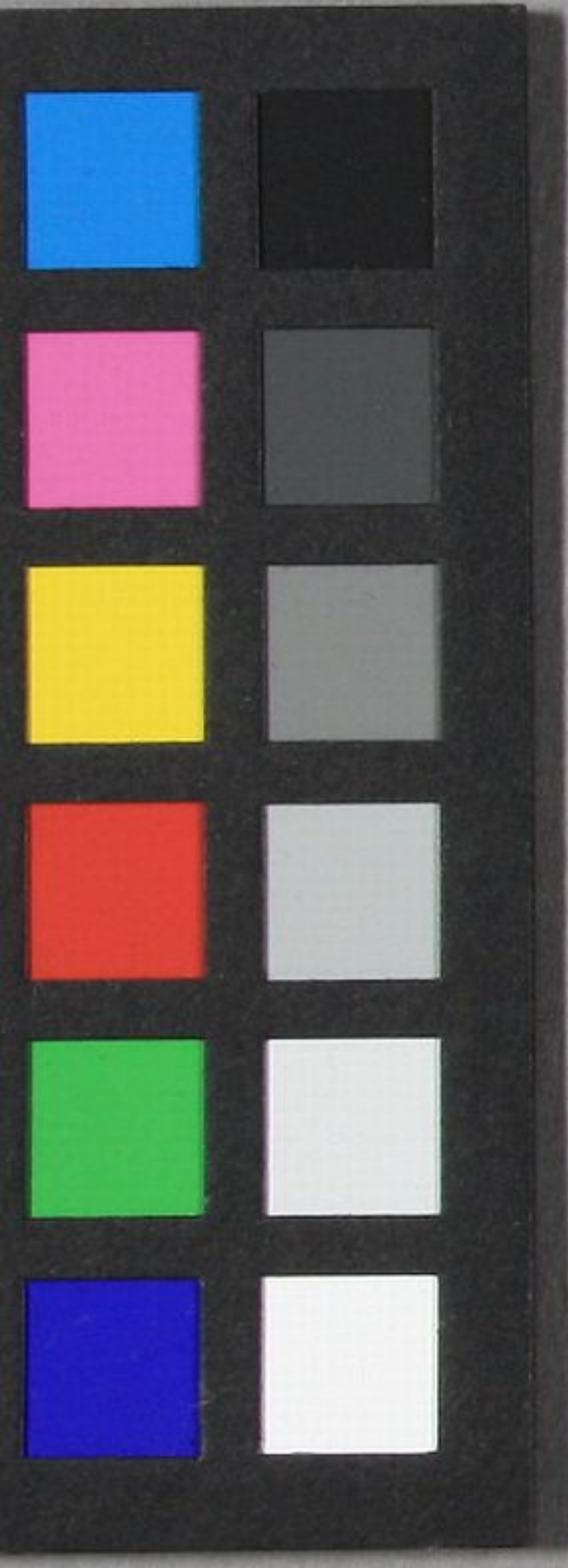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 400
Z849.2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65

70

75



新刻連珠記卷二

現有詩曰

憐歡好情怀

移居作鄉里

桐樹生門前

出入見梧子

第十二回

拷問

且說林小姐是寶蓮大醉恸心歡喜忙叫花令上身边挑出玉扣寶貝

小花令一听分付不敢慢

上前去拍身上下徧身翻

只見他猛然吃京言不好

叫声小姐呀

這寶蓮不是女僧是男僧

素貞說好了頭你說什麼

花令說大約是个小和尚

扮作个尼姑故意來混咱

姑娘呵你我原是窈窕女 今一日不知他把那心安
林小姐所說過話紅了臉 西樓上此時差環女婢娟
一夢時老羞他就變成怨 即叫那花令快亡使繩拴
小花令解一條包袱那帶 把公子皆綁過來十字纏
這素貞復又坐在椅子上 小花令照首劈頭扔一六
此一時打的公子躪了酒 可就知洩漏其中巧計開
无奈何上前只得双夕跪 他將那菩薩亡亡叫連天
且說花令公子捆住劈頭打了一卡將公子酒已打醒知事
敗取公子慌亡忙亡双夕跪倒口稱菩薩花令言道你今已
一經露出故事來了你言語寔之家住那里姓字名誰若有虛
字定打你三千下子

陶公子双夕跪地埃塵平 開口來又把小姐稱又稱

花令道你还不稱姑娘亡举手就打公子言姐亡住手我門
就是陶公子出于无奈

陶公子也是出于死了奈 改口來又將姑娘尊又稱

小姐言你家住那里公子言姑娘客訴

說以的我那家來亡却远 原來的不是无名少姓人

花令說你既有名有姓不該和尚作尼姑担大人家内宅
还不寔說你是和寺禿駝公子言道姐亡俺不是尼姑亦不
是和尙本是儒家讀書之人

家住在山東兗州蘭陵界 原來是玉蘭村里有家門

我父亲姓陶在京作御史 我的那母亲和氏老安人

小生的名子就叫陶京虞 得新年一十五歲人洪門
小姐說是陶公子便叫花令松細言道既係官家公子坐在
那邊細說來公子說

我父親當日在京坐御史 曾向這洛陽林府結這親
原將那石魚宝扣爲紅定 兩家里愛好才好婚姻成
只因自路途遙遠難婚取 所以才千里而來投親
不料想行人馬匹家人拐 臨行時他又利去衣合巾
幸亏了普明師付救下我 那時扮作尼姑在茲云
昨一日和的詩句就是我 也就是結髮不認結髮人
花令說既是陶公子與我姑娘有結髮之緣一到洛城這就
該來府投親爲何流落庵中公子言怎麼不來投親只因錯

投了門戶便吞出了一件奇宝花令道錯投了是那一家公
子你听我道來

那日投親到洛城

遇一老兒他又聾

我問御林老谷声

他当姓云却錯听

對我說一直你往南街走 又說道路西大門多央騰
對我說門上思存御史扁 又說道扁上金字照眼明
那時我听得他說這句話 急忙忙奔到他大門庭
抬頭一看那原是御史扁 我上前付他開門說直清
對他說洛城林府來投親 可亡的家人也聾又錯听
這家人里边报于云太亡 不多時把我請進代客廳
問這了來意他才取玉扣 看吉日請來老王阴阳生

偏亡的他女兒死有對門 定下了即日黃道把亲成
 一時間將措就措拾在巧 從此里結成紅系誰知情
 洞房里吩咐要忌灯頭火 我可就上了他的計牢老
 到天明清辰我才把身比 看見了新人不由吃一京
 細問他原來他是那云友 再問他又知他是个翠英
 慌忙里逃出他的御史府 可亡的歹意之開遇此人
 此一時方知貴府在此處 官家的引我進門到客庭
 不知他去到后边怎傳報 只見他出來有些惡氣生
 開口來就要玉扣真表記 我一時不曉有他言真情
 把玉扣原來去在云府里 只得是假說失吊路途中
 那家說我前來那系仁騙 立刻的將推出去大門庭

无奈何差塊難当回奄去 这普明叫我扮作一女僮
 對我說假作化緣進林府 倘然是見了小姐言真情
 这也是五百前緣真法道 就是那月問老兒不能更
 小姐呀你若念咱結髮誼 訴病那太亡咱可將亲成
 不任我千山方水到此地 不枉我吃京受苦到門庭
 倘若死无宝不肯認下我 從今后就把姻緣二字更
 從今后割斷紅系散姻緣 從今后棒打親與各西東
 從今后我也不在洛陽住 從今后吃食討水回蘭陵
 林小姐听公子的前后話 登時問柳眉直立下棧堂
 他心中暗亡只將云家罵 亡了声狗賤奸佞情兒成
 就是你女兒未能先挫婿 也不該寫藏山東陶相公

想一想人家好事怎成就 想一想这事怎么叫我容
 林小姐代怒就把堂樓上 对自他母亲前巨言分明
 且言小姐來到把樓以上說陶公子投亲之事始末根由言
 了一篇他母言道既是公子到來自然收下但云家現今他
 就不從于他文兒尋个門对却自古人家亲事休覺可哄正
 說未了花令走來夫人言花令將你老谷衣巾尋出于公子
 換上送于書館即請你大叔叙事花令聞言取衣衫旣帽走
 到西樓与公子换了引到書館又將林公子請到堂樓不知
 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現有詩曰

恃愛如欲進

含羞未肯前

宋口發豔歌

玉指弄娇枝

第十三回 被劫

閉言勾開書接上本且說林公子來至堂樓夫人就把陶公
 子投亲之事問他言了一篇林公子怒髮冲冠就要与云家
 鬪氣夫人說不可他家現坐東台御史叔勢至大况家爭非
 風声也不好听我令叫你妹与陶公子今晚拜了天地在
 住过了三天备下橋馬梢上回上山東去我育云家女兒如
 河落点林公子道母亲所見甚高孩兒就去一理花独叫
 林与陶公子拜堂

一个賢德林天人

處事精明見識深

設在花烛並香案

郎才女貌兩遂心

這才要結似罗山海回

這才是知兄如弟鼓瑟琴

就這百年魚水和諧事 完了這結髮夫妻一段婚
當下里洞房花燭說不盡 過了那三朝車馬送行人
陶公子辭別林府上了馬 林小姐過來深乞拜母親
拜罷了母親又來拜普嫂 不由的想來一嘆好心酸
淚波之珠泪滾乞兩行落 原來是難割難舍難出行
陶公子見此光景出言劝 那小姐那才止住泪恨津
无奈何只得才去把車上 小花令一同陪自也出門
管家人林用上前使省車 眼簾白夫妻二人肥了城
老夫人眼啣痛泪回府去 素貞女一路行來泪淹心
這公子復又回到菴中去 原來是取他靴帽合衣錦
見了那普明施礼干般謝 又安那慰香蓮道有情人

弄蓮姑他也暗落离情泪 款金蓮送別陶郎出菴
慈云奄從今去了陶公子 小道姑相思病兒又纏明
唱將這已過之事且不來 在把那翠英小姐云一云
且說陶公子到慈云奄拜別普明香連取了衣巾交与花令
同小姐回山東去了這且不提且說翠英小姐他劝公子出
府心下口人裏人茶飯不思夫人也覺有忙清晨早起忽見
管家的道來言道陶公子有了下落聞得他在林府投親今
早僱下車馬回林小姐送回山東這小小人亲眼見的云府
人听言大京言道這好何是好管家言太乞不必京慌小人
有兩個干兒住在城南素日常做若林向当小人将他叫來
太乞許他几兩良子叫他到在中途將公切回咱府有何不

好太七道此計甚妙速七喚他二人來我自存道理說就是
家人出府去 引來兩個人 一个牛形虎 一个馬騰云

老六七一見不由心喜歡 你齊他對首二人說原故
言道是山東有个陶公子 原來是曾在我府贊过素
誰想他又去招了林小姐 暗七里坐了車馬回家門
可恨他負心撇下我的女 到后日怎么許配嫁別人
今日裡煩勞二位中途路 只將那陶家公子却回門
但娶恁拾回公子就罢了 休得要傷害他那同行人
回來時老身必有重七賞 每人賞他一封好良四刃
他二人所說真果如飛去 一直的跪倒一所赤松林
远七裡早已望見車合馬 可七的西山不久遂紅輪

他二人不多一時齊來到 赤松林走出龍归合騰云
只見他手提大棍唱声哈 陶公子大失一京倒塵埃
馬騰云慌忙過來拉住馬 牛龍虎上前就要去擊人
老林用才要前進去交手 不防喬叫他一棍打的們
咕七咚七見栽到流平地 唬坏了車上小姐女紋裙
且言林用見公子落馬仗首年輕李过把勢方欲交地眼錯
不及被老虎一搥打到塵埃小姐花令看的明白二人害怕
抱成一堆那車上二馬失京咆哮一手拉着轎車望東南繞
山過嶺而去无虎騰云將公子拴在馬上未及半夜即到城
下勝云爬在城頭用繩將公子吊上言道牛矣弟你看拉馬
回家我到云府領賞便了

这才是城外去了牛老虎 馬勝云城上背下陶相公
 來到城外云府這往里看 看見了門房以里高首灯
 叫一声干父開門我來了 官家的急亡走出不消停
 馬勝云肯進公子放在地 那公子昏亡沉亡不出声
 老家人連忙后宅报了信 云太亡刻算良正二封
 馬勝云得良謝賞越城去 從來里边出來坏人四名
 把公子一直拾到西樓上 又只見攔在牙床直挺亡
 云翠英一見不見心害怕 老夫人走过進前言一声
 这是因路上唬破但的胆 也是年少人兒這自了京
 現有詩曰

從何處來

端然有憂色

三喚不一應

有柯比柏松

第十四回 風散

且言夫人見公子无碍回房安歇云小姐走進床前叫道相
 公醒亡公子耳旁听的有人喚叫言道快來救命了环笑道
 姑爷不必害怕現有救苦救难的那老观音鐵菩薩在你这
 面前公子忽听見此言閉開了二目猛然見了那云小姐言
 問他你不是云小姐呀是么翠英言道我不是云小姐你叫
 我便一个林小姐不成么公子道路上有人截我卻怎么到
 小姐哄了他到是这家人從京中醒來將你必救回公
 子言林小姐哩翠云道有他的家人送也東去了你好亡在
 我家中住下等我父亲從京回來叫他將你与我送回蘭
 陵公子言你当了真的小姐言还那个把你不成嗎

陶公子一听此言心欢喜 一翻身下的他那开床来
你看他望着小姐施下礼 不住的口口声声谢裙釵
謝道是前日小生脫逃走 那是我不該々是不該
云小姐多情多款裙釵女 他那里有礼相还讀書文
言道是相公既然別有意 今一日何妨对奴說个真
你昨日不言不語逃出府 可就是狠心々々大狠心
陶公子滿面代哄回言道 我也是万分出干无奈中
林小姐原來与我係結髮 望小姐原情々々又原情
小姐說懋然投亲在林府 云府里現有小姐一枝花
只顧的相逃往之山東去 把爲奴囚禁々々又囚禁
自古道一夜夫妻百夜恩 相公呵爲何你就不挂心

俺自願引首姐々山東去 不用言將奴在娘家存之
恁夫妻只官回家过日子 卻把我桐在半空九重云
叫爲奴可是何年等有你 那時若爲奴可是另招身
落的來如不如來女不女 可叫我早晚之間盼何人
陶公子站在一傍多陪罪 開口來有話訴与女千金
言道是原來林府定的計 那時若全然不由我半分
我主意欲要回上山東去 到家中告稟父亲得知聞
在名人去上京找我的父 必許我招亲々々再招亲
小姐呵我听前日脫逃去 怎肯的忘了小姐一朵云
云小姐听了公子這句話 哄盈々二人携手安了身
不用說刘院重到天合路 不用說王洞桃花又逢春

陶公子歡喜到得安身處 玩如外誰救林家有人
且說林府家人林用停醒半時過來不見小姐只當被拐去
漫々搜回家中說了一遍夫人公子大失了一京首人四下
尋我並无踪影這且不表單言二馬車京跑了一夜足有百
十餘里偶下山岡將車番人了把小姐花令道姑你既到這
个田地哭也无用車上有姑爷在眼中取來的衣帕娘穿上
扮作相公就把我花令當作妹々若有人問就言往洛陽送
亲那時路上便易行走晚間也好投宿旅店素貞小姐低頭
只是不語花令又言道姑娘事到其姑也言說不堪若不如
此路上略遇小人見姑娘這般容貌圯了不良之心加我不
但行走不便倘有別放豈不后悔晚了姑娘你可再思再想

林小姐听的花令這些語 无奈何低頭去把夜衫更
不多時靴帽衣錦穿代好 小晉他搖匕撰人是相公
小花令急々取出花袍裙 壞住了罗衫二人圯了程
低首頭沒精荅彩往前走 林小姐也首底說好難行
小姐說花令的 這却下靴大滾况時難走
只覺首累的我這脚脖疼 小花令又把那包伏解開
又見他取出兩付新白綾 脫下靴子把脚管々那裸
三付的秀鞋不露這点紅 呼過來靴子他又穿的緊
小花令開言有說一声話 姑娘呀慢々挨到庄村上
覓上輛轎車送咱回門庭 正是他佳仆二人往前走
忽然間西比乾天把怪風 圯先時那風刮的也还小

笑後來日刮日大黃登々 只見那老沙走石過面打
忽時間樹倒海番山也崩 一路上行人車兩能存立
將他那主仆刮的各西采 小花令双手死活抱住樹
把小姐一陣刮的影无踪 幸而的不多一時風色住
樹林里哭坏了环小花令 小花令無看見他姑娘已
不住的哭人啼々徒前行 欸金連來到一村方站住
首了看有家人家甚凋令 從里边走出一位老媽々
他言道大姐快來皆人風 這花令一時不官好合歹
一直里逐首媽人到家中 老媽人聽說又把從頭問
這花令實々对他言分明 我娘家祖居住在日注府
婆人家本是佳在洛陽城 我哥々前來送我洛陽去

不料想大風刮散影无踪 老媽人聽說又把頭采烹
便將那大姐不住口內稱 我哥前來那送我洛陽去
每日家常人走焦洛唱城 我的兒朝年只把脚來趕
明早晨備驛送你回家中 大姐牙今晚我家住下男
一心里还想小姐林素貞 言道是首人我人我的哥
我可要問他一齊回洛城 言自言來了他兒阮小二
老媽人背地与他咕儂人 又只見小姐低頭出門去
到了那傍晚回來言一声

話說阮小二母子逐日不幹好事以販賣人爲生偏已花鈴
鈴來到他家母子暗人計設將花令賣到劉員外家作了妾
得了五十兩金子晚間引有人抬了一乘小驕進的這門來

假言道你哥在落风坡刘員外家有人抬轿来接你的花
令听言即道是直辞别媽在上在轿内但这不知如何且听
下回言个分明

現有詩曰

芳是香所為 治容不敢当 天不奪人原 故使儂兒郎

第十五回 古廟

且說花令上在轿内中言道媽人还有我的包袱阮小二言
道姐小地身罢我題后便送去花令謝了又謝在轿夫抬地
而去了这才是

花令虫伶俐 今却上了釣 山前落风坡 員外本姓刘

刘員外年近六旬无存子 这夫人諳日替他担省憂

再三的劝他娶了他不娶 他夫人諳日替他担省憂
阮小二早已知道这个信 便将这花令了环賣一頭
足色的良子得了五十兩 又落下一个花令小包伏
这花令一時那里他知曉 无怪乎世街好哄是女流
这轿夫一直抬到落风坡 刘府上走出一个小了頭
轿里边下來一位花令女 小了頭前引路行上堂樓
望自那夫人深深只一拜 了頭說这是妒妒快盃頭
花令說俺又途中遭难女 原來是有名有姓非下流
夫人說不是哥哥將你賣 賣了你一个元宝过了手
花令听見此言說不好了 今日裡我上了人的那当
且說花令見勢不好就知上了人家的当心下便牢牢拿了

个主意言道夫人他將我賣于你家可是做了环这夫人他
 道尚我家員外作妾合了环也差不多过不还來磕頭花令
 道我情願作奴婢情死不願作小夫人聞言大怒說道即賣
 于人家怎由你自便才進門來便咬恨嚼舌這逼不打慣了
 下次了环取下子來打这賤人

夫人雄赳赳 声声嗎賤人 你今賣于俺
 怎任你自由 進門就誇嘴 想惹卦心頭
 不打下次慣 上下使下用 打的連声叫
 員外上堂樓

話說夫人婿打花令刘員外听得啼哭來到樓門問道这是
 誰家女子打他爲什么了环一五一十訴告一偏刘元外勸

怨夫人道我叫你休与我取小你要如此才進門來便
 人家孩兒是个什么心腸說罢就問女子你家住那里爲什
 么買身一人向我言來我不亏負子你就是了花令言元外

容稟

小花令開言双夕來跪倒 一考爷在上你听我原情
 家在在出法府來鹿邑县 小双家姓李名字叫花令
 我的那一双父母下世早 因爲首年景不好家又穷
 那一日遂我哥人來逃难 不大黃風失散各离西東
 誰知道又披人家賣了我 只是我賣在咱这賈府中
 一心里情愿伺候作双婢 不願意捨爲妾作二房
 这花令言罢前候一夕話 老元外開口有說这一声

对元外道我為你鞋弓襪小非是下流之輩我有心收你為
花女看代不知意下如何花令听說泐心欢喜道是若家拍
拳便是重生父母爹娘轉上受孩兒一拜

花令稱多娘 今日高看我 上前深人拜 父母恩情多

早晚問兒在堂上多行孝 就到那百年之后兒送終

劉員外听說一陣心欢欣 他又將夫人連人叫一声

只因爲賒下死兒强受小 却不思今日要來作螟蛉

这夫人听說也就心欢喜 吩咐声了环用耳仔細听

快人的雨恁姑娘把頭叩 引他西樓以上去做針工

小花令取各就叫貫珠女 從今后姓刘这把李字更

貫珠女戲開一朵花沐面 暗說道这个買賣好相應

昔日里我在林府叫姑娘

刘府人肉又把我姑娘傷

这是那抽快吏劫進捕衙

大約有一級真也不相同

咱这里不言花令合意處

再表人林家小如名素貞

这素貞昨日路被大黃鼠

唬的他不敢又把兩眼真

耳边里只听一陣忽忽响

足下边倒像想空有云孽

一霎時不知走了多少路

方才的风息天晴落地平

林小姐猶睁开眼秋波眼

只見又來在一坐古廟中

这素貞心中疑感有神助

恭人敬人身下拜眾神明

謝過了神明他才把身地

出門去尋我了环小花令

两个眼東看西看无踪影

不觉的一陣傷心又痛情

他言道母亲哥嫂不得見

陶公子他也未定吉合凶

我前那花令了环又失散 落的來孤々零々古廟中
 当然是有家难回人难見 想如今赤手空拳又怎行
 到不如尋上一个无常死 却免的路途以上零々孤
 泪汪汪眼望家鄉忙下拜 你看他叫吉父母大效声
 暖哭了一声娘听 只知我嫁夫自主山東去

怎短我半途之中有災星 你女兒今日有难死人救
 小花令一陣刮的影无踪 爲兒的独自一人留孤廟
 弄的來死不成來活不成 我的外只說生兒防爺老
 誰料想今生不得送外終 林小姐曰哭曰惱曰酸痛
 從正南來了一位御史公 這御史原來就是云老爹
 工部省安民回來要入京 只因爲黃風四地難行走

要進這古廟以內去避風 忽听的廟內有人來啼哭

云御史下鞍進去問一声

話說云御史江南安民回來听得廟中有人啼哭人內以看
 却是个少年書生問道你是那里人氏爲何在此啼哭林小
 姐見是个官員問他收住眼泪言道小生洛陽人氏姓林名
 茂不知何事如何且看下在分解

現有詩曰

前緣斷纏綿 意欲結交情 春蠶易感化 絲子易復生

第十六回 復命

詩詞叙罷書接上回話說林小姐見河蓬收住眼泪言道小
 生洛陽人氏姓林名茂納了國監先交嶽山做過御史因住

山東送親路上偶遇販人將我劫去妹人亦劫去家人逃命
被黃風刮的失散万般无奈在此啼哭不想京動這大人云
御史道原來是年侄落難北來遂我道進京復過命一同回
世洛陽去小姐道年伯貴姓御史道就是洛陽城前這云清
臣与你父亲為同年現坐轉令御史皇上命我江南安民來
到此處忽被大風意欲進廟畧避一時卻不料與年姪相遇
年姪既係監生皇上如今開科皇上取士遂我入京求取功
名也好小姐道只是苦了我的妹人不知現今死活御史道
年侄不必挂心此係知州地方我見了州官叫他再挑學人
打听令妹消息便了正說話間只見風息天亮遂叫去遂拉
過馬來叫林小姐上馬同御史進京而去

这才是轉本御史云清臣 打救這古廟之中有確人
只知他原是林府一公子 又誰知他是林府女奴裙
引自他一路又把京來進 每路上不是設詩就論文
好一个通天徹地林小姐 可也就打動御史云大人
你看他当面就把親事許 小素貞心下不主暗思存
他女兒已竟配了隋公子 是什麼家中事兒不知聞
今在路途之士又許了我 日后的倘然過府去抬亲
我看他可是配可那一个 可怎么推脫叫我去出門
到不如將計就計應承了 即將寶蓋石魚定了的婚
宝魚兒現出作証為紅定 好不代喜环御史云清臣
喜孜孜得意進京復命去 小素貞三寸金連地縛云

今日里一路同行進京去
原來這小姐不是芳閑人
京城里往下林府一小姐
再提人山東兗州王蔭村
說圪來王蔭村里陶御史
原來是景虎公子他父親
忽一日清晨早圪喜雀叫
正午時就有皇上聖旨臨
命他往江西南昌爲太守
擢用他江南省裡去治民
這太人一心挂念陶公子
看吉日合家人等圪了身
陶御史急忙首人去問信
只因爲洛陽投親來回門
就叫他携親同往南昌去
時到那洛陽城里探事音
這才是一面下書一面走
也不必再上家中王蔭村
咱不言御史從此去上任
南景的人等來接皇堂等
再表人他那公子景虎身

且說公被充虎騰云却回府翠英小姐伴倒百樓百般過佳
旬兩個多月公子想望家鄉思念林小姐欲到林小姐府下
打探消息不能脫身心下終是不安這且不講單言七月七
日吳云小姐的生辰那一日清早圪來陶公子問道小姐爲
何圪的也早翠英今日乃是奴的生日早些梳妝好與這母
親叩頭以報養育之恩公子說原來爲此我也送你圪夫小
姐嘆道你敢是遂外把了公子言少要胡言今日醜女好日
子難道說不圪夫替他打把人人代柴花兒正未了拔香送
上洗臉水去二人笑嘻嘻一同洗過云小姐展開美花鏡好
梳粧仔細打扮

这才是美好夫妻兩遂心 他二人笑罵玩耍圪显心

一盆的熱水方才洗了面 綉房里画眉人看梳妝人
公子坐在一傍不住的仔細觀瞻

云小姐左右梳來左右挽 熟香油抹的青系更澤人
只見他兩鬢掠得又齊整 又將那通系繩兒係一根
他的那唇紅何須胭脂点 又見他面白不用官粉勻
兩蛾眉春山灣人不須摘 水零人一片秋波有精神
三尺綾擗的金蓮尖又小 取過了綉鞋他又犯思存
暗想道青紅藍綠也全有 但不知那双中意情郎心
紅色艷綠色暗藍的太淺 黑鞋兒白的尖分明俏人
穿一双青段鞋周人正人 把一付素裪腿綉花織金
妃央帶織斜文分纏左右 楊柳腰束一条百子宮裙

穿一套綾羅彩五色分配 外單自犬紅橋織就盤金
裙上边許多些五色飄代 帶角上綴良鈴响亮京人
打開了首飾匣指鈿佟帶 兩耳上墮玉環点翠鏤金
腦后边小燕尾抿了又抿 纏上那紅緘繩電定鳥云
打開了首飾匣指花几朵 左代自龍頭簪翠花是新
右代自玉石牌瑪瑙更好 正代自允翠花百鳥朝凤
用一条西施帶圍住云根 鑽上頭用替貫金花一頂
脑后边又挂上飄代几根 八宝鈴响叮啷打動即心
小故香忙中过汗扇子巾 云翠英多齋备將出樓門
陶公子心欢喜上前拉住 拿一枝秋海棠插到烏云
与小如插上花着了又看 說娘子这美貌我有詩云

陶景虞代咲容拉住衣彩 我心中有句話說与婢娟
小如的小生長兄可相贈 為婿的今日里贈詩一篇
但不知陶公子有何佳句 且听首下回書再言根原
現有詩曰

擊枕北牌卧 即來就儂喜 小喜多唐突 相憐能几時

第十七回 生辰

且說陶公子拉住小如的衣彩說道小姐呀今日貴休生辰
别无相贈小生有詩一篇隨令道

小姐 生々 翠姐 翠英 亦又齊 整又整
娇々 滴々 嫩々 亭々 開月羞花兒
况魚洛崔容 天仙下了几時 嫦娥步出穴宮

織女會列牛即去 拜过王母再相逢

陶公子一時云罢詩一首 云小姐不由滿面起春風
他只說公子是今以夸我 款動了金蓮方才下樓廷
拜过了焉亲他也回家轉 这公子開言有語說一声

这公子說道怎么不与為夫的叩頭小姐言我不怕要我公
子說那个与你見哉翠英開言即忙下拜將柳腰一灣就絕
在塵埃了

翠英跪埃塵 景虞拉裙叙 叩頭抽身圯 公子咲殷々

說道今日才正当七月七 天河上牛郎織女會良辰
好比就年下文兒拜父母 好比月里嫦娥拜老那君
云小姐听言扇頭敲一扇 小短命古人便宜还罵人

西接上趣坏少年陶公子 云翠英開言又來言原音
今一日本是奴的好日子 你同我花四以里散人心
陶景虞所得此言忙答應 他二人攜手同行下樓庭
小金蓮走的梭成咯登响 陶公子大步走來扑騰人
正听的咯登人來扑騰人 眼着自下了樓梯十三層
方才的樓梯以下把身住 但只見后边轉便可疎人
小了环只在頭前引首路 他夫妻携手緊人遂后跟
真來的左似金童又玉女 真來是如魚似水思愛深
云小姐定过印出蓮花辦 陶公子本步方行起青云
不多時穿宅过阮來的快 早進了草亭以外花園門
用月匙開了云南花閉鎖 進來了玩花夫妻两个人

正是他夫妻二人進了花園 不住的舉目抬頭四下觀
一边廂青松龙兆太湖石 一边廂紫竹長抱玉菊杆
一边廂梧桐樹下砌安碓 一边廂紅梅窗下發石板
一边廂茶糜架对葡萄架 一边廂凤仙怠下鬪鴉冠
一边廂竹葉相对海棠睡 一边廂枝人金菊抱玉簪
恂園裡百樣花兒觀不尽 云小姐開言有語問一背
言道是從古女子貌如花 又說是花有容來貌有容
若要見將奴家貌与花比 我問你可是花鮮奴貌鮮
公子說小姐本是羞花貌 本來是強似花兒万人干
由然的花軒那枝含言語 八人的愛花誰去抱花眠
惟有那愛俊佳人好代他 看圪來干紅万紫不一般

或者是有喜紅有喜紫色
 我問你小姐可喜那樣顏
 云翠英所得此言咲噫人
 叫一声相公洗耳听我言
 奴爱的朝夕与你成連理
 怕的是相公逃去受孤单
 虞美人剪白罗做成錦貝
 丁香紫袍瑞香夜人合咲
 走馬英可伶他梅花樺朵
 金針花战威人刺破壯身
 十姊妹奪綉毬芙蓉含咲
 醉楊妃月夕紅百子團圓
 最怕的英秋落孤落花放
 喜之喜是來早並頭睡蓮
 相公呵花园里于娇百媚
 問一問那些花爱你心間
 公子言天也長久地也長
 總然是不恋花色恋花香
 林中梨白玉花春風吹去
 雲霄里折丹桂覺也凌涼
 蒼兒子開野花无人看見
 黃鸝兒啣春林双人成行

小翠英听此言眉咲眼開
 開口來叫一声聰俊多才
 論花景觸動了地思归意
 小奴家心下里自有安排
 相公呵要想回家不能吓
 須等省我父亲省京回來
 且請英小姐道相公借花傳情
 有思回之意奴家豈是不
 放你回去但我父亲不久就回
 代奴說透其情身將你我送
 回山東京舍拉然哇曲相公也
 要將就一二人道我花亭吃
 茶去何如相公遂后跟去
 夫妻進花亭
 了环报事情
 西院老媽娘
 前來進院門
 二翠英一听此言忙去接
 接進了馬家干娘合母亲
 他二人進的門來方坐下
 这小姐深人下拜又恭身
 言道是干娘你今可安好
 年人的叫你老人多費心

媽人說文訝里了

原來是行饒山菜与你吃

不过是麻糖穿了二十根

些須的薄代免人我的差

暫且里往來不斷這門親

陶公子走過前來也施禮

老媽人又問太太听原暗

媽人道親家母亲这就是陶姐夫成太人道言正是媽人道

你可好造化尋这个好女婿白人淨人鼻眼長的全是地方

日后不知做几十品官们小姐咲道老人家胡塗了官惟一

一品為大媽人言我当品日多日好里誰知少了好这就問

道陶姐夫恁令人令人了年响再想不想把堂字來言令外

多大柴數了公子合咲答道五十七米了媽人道也还不弄

大有這樣好兒子又尋个媳奴真是好積行那相我那个兒

子是拐腿媳奴又是腐膠朕太人道取咲了薄席相各亲家

母請上坐罢媽人言陶姐夫是門前貴客豈有我坐之理將

席送過來以東為上叫陶姐夫坐東向西咱女兒向東你我

南向並坐何如太七言也罢命了环將过一齊坐摆上酒來

花亭大筵宴

淪流飲的欢

三此忙上菓

了环不住端

要知后来事

下回言根原

現有詩曰

桃葉映紅花

無風自剝椰

春風映何恨

感即独菜我

第十八回 酒令

且言之花亭埋宴酒过了三巡了环送上菜去老太太開言

又說道亲家老母

太人說親家母呀請菜罷 媽人說这个可是不用言
 一快子恨人加起五片肉 你看他張開大嘴往里田
 他說我好几月了沒動暈 今一日來到你家解人蟬
 对面上公子小姐低頭咲 就是那暗人咲的心内酸
 次后來飯后從新又摆酒 端上了一十六个好元盞
 媽人言亲家你今太費事 太人言亲家到來里当然
 今日里是唱女兒賤辰至 必須要不醉無归飲一番
 原來是大家上他嗎人災 摠然是过量之酒誰咲談
 媽人言不吟行酒行个令 大人言如此最好你就先
 媽人說一个上青底下白有翅沒毛他會飛后代詩句合鞠
 言不上來罰酒一大杯听道媽人言上青底下白是个費精

有翅沒毛他會飛

太人說有翅沒毛什么會飛

媽人說

有翅沒毛就牛蝨

太人說上青底下白是科松

有翅沒

毛他難飛

媽人說有翅沒毛什么會飛

太人說

有翅飛毛是蒼蠅

媽人言說陶姐夫你說

公子道上青

底下就是科大葱

有翅沒毛他會飛

小姐道有翅沒毛

什么會飛

公子道有翅沒毛是蜜蜂

太人道女兒你說

小姐道上青底下白是枯梗

有翅沒毛他會飛

公子道

有翅沒毛什么會飛

小姐道有翅沒毛是蜻蜓

太人亲

家母該你戀个媽人向了半晌左右想不合五韵來眾人一

齊催逼沒奈何言道

上青底下白是科芽

小姐道干娘

是吓菜

媽人言萝卜黄芽箭干白

小姐道合不上韵罰

酒一大杯且往下說 媽人又言上青底下白是科菜 有翅沒毛他全飛 太人道什么全飛 媽人道有翅沒毛是長虫

媽人言罷惹得一齊大咲齊言長虫那有翅暗合前罰酒二大杯又言了杯把酒与你馬老外樹上媽人接过兩杯酒來說前日我見一條長虫在房窻底下吃鸡子只当他全飛里却不想他没翅勝言哭一連吃二杯道亲家母刻你出令太人說咱說个草兒四方人 放在正中英什么仙家來赴宴听看后亦代詩句听我前來言道

太人言棹兒四方人 放在正中央 王母刻人來赴宴 聞香人又聞香 媽人言是什么香 太人的聞得一般

細茶香

公子言棹兒四方人 放在正中央 呂洞宾仙來赴宴 聞香人又聞香 小姐道什么香 公子道聞得一股牡丹香

翠英說棹兒四方人 放在正中央 月裡姐娥來赴宴 聞香又聞香 公子問道什么香 小姐言聞得一股桂花香

媽人棹兒四方人 放在正中央 送生奶人來赴宴 聞香人又聞香 太人說匹么香 媽人言聞得一股孩兒香 媽人言罷一齊大咲

太人說孩我繳令 言說棹兒四方人 放在正中央 寿

星老兒來赴宴 聞香人又聞香 一齊河道什麼香
太人說聞得一股菊酒香

太人說完道女兒輪自你了出一個令兒小姐道說個什麼
一條線言個什麼園又園后代兩個古人名一男一女配姻
緣公子言你就坦令

小姐言地下路似一條線 修葺瓦窑園又園 辟劣貴與

玉宝川 窑內配成好姻緣 太人說天台耕溪一條線水

面流環園又園 刈郎誤與麻姑仙 洞里成就好姻緣

太人言家母又該你了 媽人陶姐夫你看我說不遲

公子道天上良河一條線 個人星辰園又園 牛郎去會

仙織女 就成一對好姻緣 太人道好最切時景

母你可說罷 媽人道咱的小姐一條線 琴心鏡兒圓又

圓 今與山東公子 配成一對好姻緣 太人說他兩個

是今人不是古人該罰媽人道我就喝沒下意只怕女兒

女婿並係今人再遲几年可就是古人大家所言送了一會

小姐方才繳令言道 手拈清香一條線 月到十五圓又

同鴛去會公孫君瑞 月下合成好姻緣 小姐說完了又

催公子出令公子說一令要一個花名一個虫名一句俗語

一句馬声貫珠合意所我道來 公子言 十姊妹 扑胡

蝶 扑住个借香才 誰叫你來人昂不得哥人 媽

人道這令咱難倒輪罷翠英你說小姐道有了 了王子趕

心蟬 人趕出來一枝花 又想轉家 要回家 必是秋

源人々 大景虞美人 怕蚊虫 忽看昆快人語三 孤
 作衣彩 迎声喚 哥人打 哥人打 媽人道小桃紅
 約套蠅 磨房相公王大外 撞首了呢人拘 光棍拉鋤
 媽人言罢大家齐声道上下意不上貫串又不雅致 媽人
 道不能啣了我醉了天色已晚回去了罢

媽人登時抽身起

大家送出他回門

永人帶酒堂樓上

公子小姐飲杯巡

你一杯來我一盞

夫妻二人散如宾

公子道今日七夕是佳节

又是那小姐生日好時辰

要知他夫妻今日同歡樂

再听有下回說比這原音

